

紫琅
诗会

遍地虚空

◎徐继康

- 1
月光淹满了空空的院子
寂寞跑上了树梢
- 2
我知道我已经醉了
只在等待收拾故事的那只手
- 3
李白说我的诗有旧习气
我把月亮洗了又洗
- 4
簇拥在古人里的苏东坡
这时面对面地对着我
- 5
构图毕加索,色彩马蒂斯
走在街上,眼睛总会找来一把安
乐椅
- 6
所有的风情万种
前面都有一块看不见的玻璃
- 7
陌生的面孔不动声色
带着心头的猎物,散入了人群
- 8
尘海中,你猛一回头
一朵昙花正一瓣一瓣消失在虚空
- 9
看到岩间花树的那一刹那
我的孤寂轰然倒塌
- 10
翻开一页
我看到了颜真卿的妩与媚
- 11
被放大的细节
阳光威胁着不许细看
- 12
有的梦是写意
有的梦是工笔
- 13
你看见,一颗从童年飞来的子弹
击中多年后的自己
- 14
世界在不断地清场
我脸上常挂着天真的笑
- 15
奔突在琴弦上的十指
终于把那一片流水抵挡在半空
- 16
我期待的醉意久久未至
我等待的空白迟迟不来
- 17
请留下你眼睛的温度
我要让这些文字拥抱你



夏山茶

◎瞿超

翻刻聚珍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前日看你提及老报社附近的莲塘,便想着或许是你辞别南通的时候了。昨日接信,得闻佳讯,欢喜之至。而也想不到,报社大楼竟已拆去。清楚记得从前去过的每一次,那片莲池我也十分喜爱,路边还有人摆摊卖莲蓬和锦荔枝吗?

不久前在二条的众星堂买了一小册和刻本,文化十年(1813)序刊本《浩然斋诗话》,翻刻自武英殿聚珍版。和刻本翻刻汉籍者极众,但得唐本原韵者却不多。江户后期市面常见的和刻本封面大多为厚质和纸,开本偏大,字体也是一望而知的日本书体,更不用说行间假名点画,以中国审美来看,说漂亮就有点勉强。这一小册却是例外,封面与内文用纸尽量选择接近宣纸质地的薄软和纸,正文虽有训点,但字体充分接近原本,不论外观还是物质形态,都称得上精致可爱。

卷首有柴山老山(1788—1852)《刻浩然斋诗话序》,文采很普通。他本姓菅原,后改姓柴山,名琴,字冰清、太古,号老山、海棠园主,世称“柴山老山”,“菅琴”是中国风格的名字。他生于岐阜揖斐,曾游学江户,后往纪州藩担任教师,天保年间(1831—1845)回故乡,开塾授徒为生,不见诗文集传世。他是你的老熟人梁川星岩的同乡好友,序中“诗禅”即星岩,他们曾在文化八年(1811)选辑范成大、杨万里、陆游三人律诗,刊行《宋三大家律诗》。武英殿聚珍版《浩然斋雅谈》有上中下三卷,由柴山序可知,他认为当中只有中卷诗话最可读,因而此书扉页虽依原刻作“浩然斋雅谈”,但正文仅有诗话,故封面题签作“浩然斋诗话”。这种取舍在梁川星岩的跋文中有更详细的解释,“浩然斋雅谈三卷,宋周弁阳所选,考证经史、评论文章者为上卷,诗话为中卷,词话为下卷,各以类从焉。按,周以词人

著,而治经史文章,已非本色,其说不为无谬误,故断不可取也。品鹭诗词,则极有见解,各为可取。但词者,非吾人之所日用,今特刻诗话一卷,以问于世”。

梁川的文章比柴山要好些,不过以我们重经史远逾诗文的传统来看,这番见解委实新鲜。当然,舍词话而取诗话,在日本也是理所当然,因为作汉诗尚且算得上江户时代文人的必修技能,填词却是极小众。此册卷首有“笔歌/墨舞”(白)、“吴策/之印”(白)、“吴文/英父”(白),是江户后期大阪篆刻家吴策(1798—1863)之印。吴策字元驭、成章、子方、文英,号北渚、乌舟、藻亭、鸣霞堂、习静斋等,通称肥前屋又兵卫,明遗民后裔,精于篆刻,有《北渚印存》《吴氏印谱》等传世。吴家世代经营“唐物屋”,即进口出售中国商品,是大阪有名的外贸商,因此吴策从小有机会投身学问和书法,师从篠崎小竹、前川虚舟等篆刻名家,深得关西文化名人赖山阳欣赏。吴策篆风古雅,更为这小册添得中国风情。

不过,此册果真翻刻自“武英殿聚珍版”吗?武英殿聚珍版向有内聚珍与外聚珍之分,原活字本即所谓“内”,其余翻刻本即“外聚珍”,但亦以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”“武英殿聚珍版全书”等统称之。国图有武英殿聚珍版《浩然斋雅谈》,傅增湘1943年跋并录卢文弨批校;另有李慈铭批校同治间江西书局翻刻本;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有浙江重刊武英殿聚珍版。对比之下发现,和刻本《浩然斋诗话》应该是从浙江重刊本翻刻而来,因其书体与浙江重刊本更接近,而江西书局翻刻本的书体则更近于武英殿聚珍版。比如卷中页一“步”,武英殿活字最后一撇弧度自然,江西书局翻刻本与之同,浙江重刊本这一撇起笔较重,接近竖折撇,和刻本亦如此。同页一末行“已”,武英殿活字本末笔竖折钩起笔处与初

笔横折不相合,江西书局翻刻本与之同,浙江重刊本竖折钩起笔处与初笔横折接近,近于“巳”,和刻本与之同。页二“真”,武英殿活字本上部作“上”,江西书局翻刻本与之同,浙江重刊本上部作“匕”,和刻本与之同。此等用例尚有许多,不一一枚举。

江户时期,浙江与长崎海舶往来频繁,浙江所刻书籍自比他处更易传入日本,是故内外聚珍之中,江户后期的学者文人较易入手的是浙江重刊本。柴山与梁川所得应是零本,未见丛书第一册卷首的“遵旨重刊武英殿聚珍版书/浙江省通行”字样,故不知此为“浙江重刊”。原本每部卷首均有总纂官、纂修官所撰解题,其下作“武英殿聚珍版”,版心下方多记校者姓名,江西书局翻刻本一仍其旧;而浙江重刊本卷首解题下作“武英殿聚珍版原本”,版心下校者姓名未予保留。

岐阜县图书馆也藏有和刻本《浩然斋诗话》,卷末有刊记,“文化十一年(1814)甲戌孟春发版/读骚斋藏版”,其下“发兑书林”有京都植村藤右卫门、大阪泉本八兵卫、尾阳片野东四郎、江户的西村源六与英平吉。而我的小册卷末并无此页,这在和刻本中也极常见,版权所有者时常变动,后印本往往不见版权页。当然,考虑到此本曾经吴策之手,那么也是江户时代的书纸无疑了。

这两天京都已全然入夏,近山楼的碗莲已开尽,结了大大小小的莲蓬。今天下午又要去姬路上特殊讲义,打算带些清刻本、和刻本去,这册小书也在其中,作为高度接近中国趣味的一例。这封信是“京都通信”的终篇,十二年来,从闻木樨香,到风荷翩翩,我觉得很完美。期待你的姑苏消息,今后我们都是异乡人了。

松如
癸卯榴月十六京都
通信